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盤古至唐虞傳 有巢燧人氏為政 倉頡製字融作樂

話說太古時節，那些人民不過居在土穴，處在郊野，與物類相為友。人也無心去害那鳥獸魚蟲等物，鳥獸魚蟲等物也無有害人的意思。到得獠韋氏，百姓漸有機智了，或聚上百多人，或三五十人，或一二十人，見那良善畜類，趕去幾拳幾腳，大家把來打死。物畜怕人害他，也不覺的展出爪牙，與眾人格鬥。人也多少被物爪害的，咬傷的。人見物畜利害，也怕物畜，又去折木梢，拋石頭，而與他敵。撞著虎豹犀象等強梁猛獸，眾人勝他不得，反躲避無門，縮頸吐舌，怎見得： 豹隱南山霧，虎嘯北山隅。獸王時吐燄，狼狽滿長途。見人便欲齧，當道誰敢驅？

麋鹿並免鹿，麋鹿與猿狐。若個稍良善，時常被入屠。山禽共水鳥，設計充庖廚。

只有一事民太過，緣木探巢拾去雛。

有巢氏作，棲於石樓之巔，見民與那獸相搏，人多則獸避人，幾少則人避獸，人逃不及的，多少血淋淋，被那猛獸所傷。有巢氏呼集眾民，教民折下樹梢，從矮枝架高枝，層層搭成如梯一般，可扳緣至大樹末，架成一個巢窠，上蔽得風雨，下又棲得身，教民居在其中，曰：「若遇猛獸，便爬上樹，他就無奈我何。」自是撞著猛虎豺狼之類，大眾與之格鬥，鬥得過便罷，鬥不過，便一層的走上樹末，果然猛獸無奈人何。百姓大悅，又教民曰：「那鳥獸的皮毛血肉，皆有用處。他的皮，男女俱可剝將來，縛在下身，以蔽前後，強如木皮易破碎，又免得裸體不好看相。他的皮可茹，他的肉可吃，也似橡栗堪食。」百姓聽他的令，大眾個個歡喜去拿禽獸，這一回，要拿來剝皮肉，不比前與獸相撞，沒奈何與他相鬥一般。怎見得：

個個掄起大木，紛紛跳上高峰。鹿兔一拳一棒，虎犀誰肯放鬆？認著頭上擲石，看定腰間一縱。

得勝人人歡喜，拖來朝飧夕饗。若然略有滋味，常常好把應供。

百姓大家得了禽獸，歡天喜地的，都抬來見有巢氏。有巢氏教他設法分開禽獸的皮，皮開見內，流出許多鮮血。有巢氏教民曰：「快把血來盛住，這血可飲，這肉可吃。」眾民聽他言語，遂各茹鳥獸之毛，飲鳥獸之血，啖鳥獸之肉，果然是肥甘適口。自此貪著滋味，朝夕相邀，去捉拿鳥獸來充飢。便如今的獵夫一般，或躲在山凹埋伏，或搬在樹上投石。小的幾石喪命，大的亂棍身亡，一發拿得多了，吃得廣了。血食稔吃得多，人都有雄心暴性，自然有了爭心。或爭虎豹的皮，或奪牛馬的肉，剝下林木相戰而戰。那戰得勝的，他便自大，要那弱者服他。也有服的，有不服的，個個走往那公道無虧的老人處，聽他分折。也有折得服的，有折不服的。止是：

太古混沌繇此鑿，黎民那得復歌嗟？

有巢非不遵皇化，時勢應變奈若何！

當時，民有死的，只將來拋在深溝巖壑裡，後因有孝子，從巖壑處過，見他親的屍首，被狐狸咬吃，與那蠅蚋蝓蟻，不覺的額門上嚇出汗來。不忍正目視，回來不拘柴石竹籬，負去把親掩埋了。自此有死的，各將柴薪厚埋住。尚不諳封之以泥土，植之以樹術，也不曉得栽種，也不曉得火化。後有巢氏沒。燧人氏作，又是一樣乾坤矣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不週山之巔，有個地方叫作宜城，這宜城上，日月所照不到處，也沒有春夏秋冬，也沒有晝夜分明。當時燧人氏從不週山游於日月所都的去處，行至南垂地方，見南垂有一大樹，樹上有個鳥兒，今時叫啄木鳥，把尖尖的嘴，向那樹身上當當而啄。只見那口啄處，舞然有火出。燧人氏見了，思南方屬火。於是仰察辰心，知空中有火，鹿木則光明。又別得五方有五樣木，而燧者火之所在，教民鑽木燧以取火，果然學那鳥啄木樣，向燧上一鑽，火光並出。這五木是：榆、柳、棗、杏、桑、柘、柞、檜、槐、檀之樣木。榆柳木之青者，故春取之；棗、杏赤，故夏取之；桑、柘黃，故季夏取之；柞、檜白，故秋取之；槐、檀黑，故冬取之。順四時也。

燧人既教民取出火來，當時未有烹炮，教民將那木薪來燒，灼炳那鳥獸之肉。及燔黍與押豚，皆用火造，火灼肉香，百姓吃了這些熟肉，比前鮮吃，果更味美。當時人吃生肉，多腥冒死人，至是無腥冒之疾，死者遂少，人民益繁。人雖有吃，到隆冬之時，耐寒冷不過，乃教民夏時多多積起柴薪，到冬日而煬之。又教民範金合土，範金造出斧斤，合土造成甌甗。民大歡喜。時天下滿處盡是水圳與滲池沛深，燧人氏見那水裡，盡足魚鱉龜鼉等物，識得都是甘美的物，教民百般設法，將那魚鱉等時常捉來烹煮而吃。民吃得日爽，便常常去漁獵。上古聖人，未有文字。百姓有了禽獸魚蟲等物，有等鄰居，同村未捉得的，也與鄰居；同村捉得多的，借些去吃。也有因那借成相爭的，全沒個憑據，爭競沒開交。燧人氏教民道：「你們有大事，則將那索兒結一大繩；小事，則將那索兒結一小繩。還了方解，卻便有憑據，不會忘記，免得爭鬥。」又揀民間有曉得大道理的人，設立一傳教之台，如今之設館模樣，使他教那不識事的人。凡百姓有事物不諳，便去請教於那師長。於是百姓多曉得事體，也覺得他伶俐了些，莫不稱心滿意，稱呼他作燧皇。

時有戶子雒者，擇四個人，來輔佐燧皇，代天理物，居大臣職。一個叫作明繇，叫他改乎陸級；一個叫作畢旒，叫他辨乎方色；一個叫作成博，叫他受乎古諸；一個叫作狷芻，叫他錄乎延嬉。有了這四佐，於是天道平，人事理，潤中便有龍圖呈瑞，龜字效靈。建占時令，以正方值；計大度數，以齊七政；注物蟲鳥獸名色，這叫作某價，民識某物係某名了。乃日中設立個市，使民聚在市裡，某物兌某物，某物值某價，而通國之輕重，以轉民之資，人各富足，漸反醇了。

當時民血食，欲心淺淡，今得火食，慾火更熾。男子見女人有貌的，便摟抱去交歡，全不顧人看，如畜類不甚相遠，且不計其數的取樂，多至精血虧損，瘵病起來。燧人氏見民情慾蠢動，不知保養元神，乃道：「我今制法，不許你們胡亂浮蕩。男子三十，娶一女人為妻；女人二十，嫁一丈夫為夫。日間同食，夜間同睡。這是因參天兩地之數，以定了這個制度。」自此，民間始有婚姻之禮，生下子女，方曉得有父，父便愛起子來，子也孝起父來。燧人氏又教民曰：「父子一換為一世，可各隨喚一名頭作姓，分個你我。姓不要相同，才有分辨。」於是，有君臣，有父子，有兄弟，有夫婦。燧人氏祖成個乾坤矣。

當時，又有庸成氏者出。他在群玉山屯紮。這群玉山，平阿無隘，四徹通繩，便為先王開府之地。傳八世，有史皇氏出，名倉頡，姓侯岡。生得龍顏侈哆，四目靈光，有聰明睿智之德，生而能書，都於陽武地方。一日著巡，登陽虛山，臨於玄邑之水。忽然間有洛汭靈龜，負書一冊而來。這龜生得丹甲青文，以授倉頡，遂識天地之理，窮天地之變幻。他仰觀天文，見奎星員曲之勢；下察地理，見龜文鳥羽、山川掌指之形，道：「天地間有如許物理，並無名象，憑世人懵懵懂懂，東指西畫，糊糊塗塗，名象不傳。我不如就天文地理、山川鳥跡之象，標個名頭，又就名協個聲貝，以相生為字。」於是某事依某雲，某物稱某名，在上的名君；其次的名臣；紛紛不可勝計的，名作百姓。生我的叫作父；我生的叫作子；君父稱尊，臣子分卑，百姓一發卑了。分了這些尊卑，有不識尊卑的，便有這些政教法度；訓誨他學習，便有這些禮樂；不遵政教法度的，便有這些刑罰約束他。自是政教法度已立，然後教民領某事，是某官掌管。

當時，鬼崇出沒不常，又教民說：「那沒形沒影，時或撩牙露齒的，叫作鬼，那在雲中，興雲作雨，頭有角像鬼頭的，叫作龍。」又教民：「那鬼有靈的，叫作神，升封他為介丘，可祈禱他福國庇民。」事事物物，都因形著出一個字，以字傳後世。文字留傳，鬼神逃不得形，蛟龍掩不得跡，於是天為兩粟；夜來鬼哭神號；蛟龍潛藏，怕人識破呼他名頭。倉頡制了文字，成了教化，天地蘊盡。文辭日昌。在世百有一十載，葬於衙之利鄉亭南，書人禪祀之。

有柏皇氏者，以柏為姓，名芝。他有神通，出則駕六龍，搏於日之陽。以木紀德而命曆日。置都皇人山，立於正陽之南。又有中皇氏，居皇人山之西，名敖鄙山，始封神於山川。大庭氏，居於魯地曲阜。大庭氏治曲阜，有祥瑞，日月星各各增輝，時有五鳳

風，五彩異色。以火為紀，號炎帝。後來黃帝擠於大庭之館。魯有大庭氏之庫，至今尚為古蹟地。

時有栗陸氏者，與中皇、大庭二人不同，他赦物氣高，把百姓勞苦，臣下諫他不聽，只任他剛愎的性。百姓不堪他差役之勞，都要反他。賢臣東裡子見栗陸不仁，苦口諫他，不要暴虐百姓，自用自專，與前人主不同。栗陸氏大怒，遂將東裡子殺之。殺臣下之禍，自此起矣。後人馮猶龍詩曰：

古來君臣若肢體，同心同德有恩施。  
怨嗟不生民安泰，殺戮無聞上下毗。  
漸次世風漸次薄，愈趨機變愈趨衰。  
淳龐自此奚能得？萬載臣民始痛悲。

栗陸氏殺了東裡子，天下百姓皆道：「栗陸不仁，殺戮賢臣。」大家叛亂起來，如蜂擁的來攻栗陸。栗陸大怒，率兵來敵。誰知栗陸的兵，都怨他殺東裡子，哪個還肯來為他？救兵不至，遂為百姓所殺，而慄陸亡。

後軒轅氏作於空桑地方之北。一日出遊，見大風吹蓬葉，旋轉而舞，滑喇的滾向東，又滑喇的滾向西。軒轅氏想：「這旋葉，恁地囫圇而轉，並不見依著四方。」思想起來，乃制兩個圓轉的木，以為車輪，上設坐位，造就推之，果然囫圇而運行，不異旋葉一般。軒轅氏於是又設一橫木為軒，直木為轅，以與在上的人坐，曰：「這不許百姓等同乘。」於是民號為軒轅氏。

軒轅氏又觀四方哪幾處崎，幾處羨，哪幾處通，幾處塞，權審停當，四方皆成康衢。觀山有處出銅鐵的，擊取銅鐵，教民以火鑄鑄，以為錢刀，以兌換金玉幣帛之貨，以利民間使用，人民大悅，天下大治。傳至赫胥氏，是名赫胥，赫胥治世，最把百姓為愛，民事為重。當時人民豐足，鎮日在家坐臥，也沒一些事幹。出門游息，也沒一個所在去處，行行便休。但見他：

含哺而嬉晝而動，鼓腹而游夕而悒。飲以止渴，食以療飢。也不知作善與作惡，也不管歡樂及傷悲。

上無隆名之喜悅，下無營求之心思。九洛自然而泰定，百姓不勞而常祺。

此是赫胥之治世，依稀太初古昔時。

赫胥沒，葬於朝陽，而葛天氏出。擬天之周旋作權象，故號葛天。葛者，權也。言能權天象也。始作樂，有八士捉一介獸，投介足，操介尾，叩介角。而歌八終。又塊拊瓦缶，武操從之，名為廣樂。於是封泰山，令民間交易，興錢帛金玉等之貨幣，各方因貨幣，處處相通作生意，閭閻沉滯處，有人往來開通了。天下太平，葛天氏之治，不言而自信，不化而自行。到得尊盧氏之立政，人沒有個親的，亦沒有個疏的，天下也自太平。治九十餘載，置都強台之陽，死葬浮肺山之陰。而祝融氏出。

祝融師於廣壽，無所造作，全不施刑罰，而民自勸化，物自咸若。一日，祝融氏出遊弇州走，在山林鬱蔥處，見山林樹上有一鳩，那鳥在樹上閒閒關關的，鳴於樹上。祝融氏側耳聽了一會兒，見鳥鳴得有些節奏，心中灑然想道：「若是有個樂，如此天然的音韻，卻也好聽。」頃刻鳥又鳴，祝融又聽，果然得趣。他便依那鳥音之高下清濁，按節而為樂歌，自覺有味，再三歌之，時便有禽鳥飛集來諧鳴的。祝融氏遂依鳥聲制就的樂，屬續樂歌。自是樂歌有可以通倫類的；有可以諧神明的；有可以和人聲的。倫類神明，果然因樂，殊覺有祥風協氣。人民聽了，耳目聰明起來，血氣和平起來。粗心浮氣，一發化了。世俗一發變了。百姓一發壽命長了。天下大治。時以火施化，號赤帝，後世火官號祝融者，此也。都於會，即今鄭地，有祝融之墟。治世一百年，葬衡山之陽，今名祝融峰。

到吳英氏世，當時人民尚少，草木鳥獸更多。教民殺獸供食，特麝者不要殺，卵者不許取。百官各人掌理一事，不許一人兼兩事。民之死者，厚用柴薪埋葬。後又有有巢氏作，駕六龍，從日月，是曰古皇。這有巢氏不是前的有巢氏。先有巢氏教民巢居，木處顛風生燥，木顛處常跌傷人。燥生時，常夭折人。這有巢氏乃教民曰：「權木可編而為廬舍，糧草可緝以為門扉，便不消巢居，又避得風雨，豈不為美？」民去編廬緝扉，不須爬樹上棲息，民益便利，故亦號有巢氏。

有巢氏沒，越數世而朱襄氏立，都於朱。是時天下多大風，但見陰霾四布，霖雲不散。陽氣久陰，陰氣不化，不能成物。百物被大風吹壞，果瓜草木，不能遂生，當遲春時候，卻便黃落了。民當盛夏時節，不見日月之光，只在慘淡世界裡，風吹霧侵，百姓血脈不調，個個身上寒熱往來，病起虐疾。當時沒有這個症，今陡有了這病，都呼天叫地而號。朱襄氏見民間疾苦，好生放心不下，道：「久陰不陽，是陰氣不能化，所以民有寒熱不調之病。昔祝融氏作樂，樂者，宜陰陽之氣使和順也。他卻能通倫類，諧神人。我今協陰陽之聲，製器以宣其和。」乃令土曰：「琴音，統陽者也；瑟統陰者也。今天下久陰多風，是陰氣凝滯，所以陽氣也被他閉塞。只要來陰氣，陰陽自然和洽，群生自定矣。」土聽令，於是制五弦之瑟，鼓作起來，只見：

曖曖之雲漸散，湛對之陰漸開。霧不覆旦而成瑞，瞪不蹙颺而輕回。

果然紅日隱躍現，陰氣逐雲來。樂作了幾度，群陰泰來。命樂名曰「來陰」。

及陰康氏之世。康氏都於華原，當時天下，溝渠不通，水隕壅寒。江河橫流，不就水道。溝處聚積這些污濁溝渠，陰凝而悶，人氣鬱於內，多至腠理滯著，大腳的，瘋手的，都因他骨節上血氣不調，有了這症。街衢有多少擺腳擺手、黃胖衰瘦的八。康陰氏道：「人腠理滯著，皆因水陸不疏。」教民曰：「你們這病，是在家中久坐久臥，被那鬱氣停滯，未曾宣動。我教你們掄起拳頭，踢起飛腳，如此轉身，如此蹲跳。」又教民各執木杖曰：「如此格架，如此遮攔舞得輕捷者為好，不輕捷者為拙。」百姓依他的隨話，都去掄手舞腳，持杖執棍。舞來舞去，哪個不舞出了滿身大汗？幾人坐在東邊歇息，啼了幾啼；幾人坐在西邊暫停，噓了幾噓。舞得疾溜的，也得意起來；那不疾滯的，也羞索起來。日日如此，那壅腫之病都好了。名喚作大舞。

康氏沒，葬於浮肺山之陰，而無懷氏出，治天下以道，人人安居甘食。凡見人有可惡的，也不見於色；見事有可否的，也不關於心。但見他形上有動作，他心裡卻無好惡。閭里甚足湊集，人民甚是稠密。雞犬之聲相聞，人至老死不相往來，故號曰無懷氏。時有鳳凰降，龜龍問，風雨有節，寒暑以時。無懷氏見天下如此大治，乃升中泰山以宗上天，封禪以復地。又勒石昭示宗天復地之事，天下始趨於文辭矣。餘季岳有詩云：

製作從來天作成，舞調筋骨樂調情。